

金色池塘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歌德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54 期 | 2015 年 4 月 19 日 星期日 主编:龚建星 责编:王瑜明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银色专列

给老人送上消防安全课

“阿姨伯伯,灭火器用过吗?先拔掉插销,再按下把手。”近日,奉贤区消防支队的消防官兵们给区福利院老人们上了一堂消防安全知识课。从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逃生知识的普及到不该使用的违规电器,消防官兵用方言,加上简单的操作展示,让老人们边听边学。考虑到一些老年人行动不便,消防官兵多次提醒,万一发生火灾,要保持镇静,按工作人员指定的线路逃生。当天,区消防支队的消防官兵还检查了福利院的消防设施,对一些安全隐患作了登记;在部分房间里,消防官兵对电视机的电线作了调整,避免老人进出勾到电线引发事故。目前区内大部分存量养老机构建造时间较久,今年这些存量养老机构将进行消防设施改造。(刘伟华)

百老德育讲师团筹拍电影《来自远山的歌》

近日,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迎来建团 15 周年之际,由该团影视部创作的第三部电影《来自远山的歌》筹拍启动仪式,在南洋中学大礼堂举行。据团长戚泉木介绍,5 年前成立的百老团影视部,已创作了电影《悠悠风铃声》《心曲》。正在筹拍的第三部电影《来自远山的歌》颂扬了一位上海知青的后代,一位在留守儿童心目中的“妈妈老师”。这位 80 后的年轻女教师带给山区孩子的不只是爱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带给了山区孩子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梦想。(江跃中 陈文)

关爱老人送戏下乡进庙镇

为让更多老年朋友在家门口充实精神文化生活,前不久,“歌暖夕阳——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崇明分会关爱老人送戏下乡活动”走进庙镇,为老人送上“精神大餐”。演出汇集了舞蹈、小品、沪剧、越剧、山歌表演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内容贴近老年朋友,舞蹈或喜庆欢乐,或充满地域特征;小品或诙谐幽默,或抒情感人;更有各类戏曲演唱,深得庙镇戏迷票友的喜悦。(石方明)

大型便民活动进殷行

最近,杨浦区殷行街道生活服务中心发动志愿者们在嫩江路 600 弄居民区开展了一场大型便民活动。内容包括:修伞、磨刀、义务理发、婚姻介绍、家政需求登记、肿瘤康复咨询、血压测量、小家电维修等项目。志愿者们周到的服务深受老年居民欢迎。(魏鸣放)

供人休息,小径曲幽,美不胜收。园子里,粉色重瓣的“粉妆楼”在单瓣的白牡丹众星拱月下分外抢眼。在当地政府的委托下,金书林当仁不让做起了“园丁”。

金书林有一大把从实践中获得的养花经验。古牡丹根部的培土泛白了,要及时浇水;培土硬实了,就该松土;杂草要及时清除,免得争抢营养;黄叶、枯枝应及时修剪。“它还贪嘴吃荤。”在金书林嘴里,古牡丹就像个顽皮的孩子。每年入秋后,金书林都要准备一大盆猪肠,大约 15 斤,洗净后放在锅里煮一煮,再在古牡丹根部用铲刀刨一圈浅沟,把冷却的猪肠及汤埋进根部,让古牡丹在漫长的冬季吸收养分。到春初,再让古牡丹“吃”一次荤。几十年来,金老伯年年如此,这是他家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养护经验,为此家里专门多备了一口煮猪肠的锅。

古牡丹原本种在老宅庭院内,四周有房屋遮蔽,常年阴凉。老屋拆迁后,原来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古牡丹经不起夏天的暴晒,金书林便在四周搭起棚架,用黑色的网状遮阳布,不时为牡丹洒水浇灌;冬天寒冷,又架拱形暖棚,盖白色塑料膜,还要给它盖“棉被”。

精心加爱护,为花挡灾厄

在金书林的精心呵护下,“风烛残年”的古牡丹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

上世纪 60 年代,红卫兵闯进不远的凤阳庙,将庙砸得千疮百孔。红卫兵喊着口号,随后又闯进金书林家,要把古牡丹也砸烂。“它只是一棵植物,招谁惹谁了?”金书林和父亲的态度最终让红卫兵放过了牡丹。

1987 年夏,金家老宅遇龙卷风,当时古牡丹周围的房屋因搬迁已拆除,只剩下一棵高大的山榆树陪伴,山榆树被大风刮倒,压到了牡丹一侧枝条,古牡丹元气大伤。金书林寝食不安,连续几天蹲在古牡丹旁,细致观察,祈祷上苍保佑。一周后,见古牡丹情况稳定,他才精心修剪,细心呵护,施以养料。几个月后,古牡丹慢慢恢复了开枝散叶的活力。金书林仿佛自己获得了新生,欣喜不已。

2006 年 2 月一天夜里,奉贤下了场特大的春雪,古牡丹的暖棚承受不了积雪重压而坍塌,他用双手刨开古牡丹上的积雪,发现花的根部有些冻伤,部分花蕾萎缩脱落,他马上找出稻草,给古牡丹的根部“穿”了件厚厚的衣服。这件事,让他后悔不已,好几天吃不下饭。之后的每年冬季,金书林都要为古牡丹搭建结实的暖棚,为它穿上“冬衣”。几年前古牡丹还遭遇过“采花大盗”,32 朵花一夕间只剩下 18 朵粉红色的牡丹花。采花人可能是从矮墙翻入牡丹苑内。他第一时间向派出所报案。此后,他看管古牡丹更留神,去年起为牡丹苑安装了监控探头。

牡丹苑免费开放,春天时游客络绎不绝。近几年,金书林每讲到古牡丹的人文历史,神韵内涵时,自豪中却总有点忧虑。“它身子骨没以前好了!”也许是古牡丹四周井栏及地下水泥地基对植物根系不利,也许是老房拆迁后,牡丹还没适应“新环境”,“以前古牡丹可以开花七八十朵;这几年逐年减少;今年三四月份气温大起大落,令花卉花期有点紊乱,估计今年只能开二三十朵了。”

牡丹苑外的小马路“牡丹园路”,路名即来自古牡丹;古牡丹一朵朵碗口大的粉色重瓣花,花开不言,似乎都在感谢金家世代的付出。而一生与古牡丹相伴的金书林希望,牡丹可以成为奉贤乃至上海的“大片”。

金书林 古牡丹的护花使者

文图/崔河



▲金书林和古牡丹

▼江南第一古牡丹



物,而是一份情感,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据 2002 年竖立的“古树名木保护牌”,这株编号为 1226 的明代古牡丹距今有 400 年历史。上海市古树名木管理部门鉴定其为上海目前所存最古老的牡丹,编入“上海古树名木之最”,被誉为“江南第一牡丹”。

夏日搭凉棚,入秋煨猪肠

上世纪 80 年代初,金书林老宅拆迁。牡丹原本种于金书林屋后的后花园,而今却和主人分散两地,这令金书林牵肠挂肚。“因为没人照顾,牡丹长势受影响,特别让人担心的是,常有人攀折枝条,摘花伤叶。虽然它只是一棵花草,但已步入老年,怎么吃得消?”他多次向园林部门反映,专家认为,搬迁牡丹,可能会令牡丹“树挪死”。

1995 年,金书林说服族人,和弟弟金书林、金水林一起将古牡丹捐赠给了国家。其间,中外客商豪富多次以高价求购,金家不为所动。随后,政府在原地建起了一座“明代牡丹苑”,古牡丹围起了井栏,背靠竹林,前有许多新种牡丹陪伴,侧有牡丹亭可

你或许不认识金书林,但你也知道,奉贤区奉浦社区吴塘村的“明代牡丹苑”里有一株上海最古老的牡丹。百年牡丹已不可多得,树龄超过 400 年的明代古牡丹,那就更稀罕了。

俗话说“谷雨三朝赏牡丹”,谷雨前,我在那里欣赏古牡丹竞相怒放、雍容华贵时,遇到了“花王”背后 74 岁的“护花使者”金书林。这株“江南第一牡丹”源自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原是金家的“祖传宝物”,承载着金家的代代呵护。到金家 22 代,金书林从小爱花护花;而今,他做“园丁”已有几十年了。

祖传古牡丹,赠自董其昌

从大叶公路拐入牡丹园路,过向阳河桥,一堵白墙掩藏在绿树间。这里就是明代牡丹苑。镇园之宝就是那株古牡丹,虽经 400 多年风风雨雨,依然充满青春魅力,枝繁叶茂,粉红色的花朵大如碗口,娇艳欲滴。它不但“年纪”大,“来头”也不小。

金书林是明朝吴塘乡绅金学文的第 22 代孙,他告诉我,他从记事起就知道自家庭院中的那株牡丹是祖上种植的,树龄比全家 4 代人的岁数加起来还要大。从小,金书林就爱在牡丹旁玩耍,看大人给牡丹培土剪枝。懂事,他知道这株牡丹是书画大家董其昌赠送的。据奉贤地方志记载,董其昌少年时就读于松江叶榭水月庵,与郭桥吴塘金学文是同窗好友。明万历年间,金家新宅落成时,正值董其昌升任礼部尚书,他临赴任前,书写“瑞旭堂”匾额并以两株牡丹相赠好友金学文,寓意金家富贵吉祥,族裔兴旺发达。其中一株是绿牡丹,另一株是“粉妆楼”。金书林说:“不久之后,绿牡丹因分家迁移,不幸凋零死亡;而那株‘粉妆楼’有了前车之鉴,此生从未挪过地。”从此这株“粉妆楼”牡丹在金家人的呵护下,枝繁叶茂,绽放吐艳,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金书林是老大,成年后,他在工作之余,担起了养护古牡丹的职责。父亲年迈后,他完全做起了古牡丹的“个护”。对他来说,古牡丹已不再只是一株植